

不朽的传奇巨作·龙人之心系列

残缺

闪

中

司马翎著





不朽的传奇巨作，穿越时空的梦想。

一场凶残、血腥、香艳缠绵热泪情感，

各路豪杰超绝武功即将在你眼底展开……

爆炸性推出

司马剑客经典大系

精彩、紧张、刺激、凶残、血腥、香艳为一体的传奇新派武侠小说

● 神功伏群魔

上、中、下册

● 无敌小子

上、中、下册

● 大神九宫图

上、中、下册

● 九九归原掌

上、中、下册

● 琼岛天骄

上、中、下册

● 梦幻情侠

全一册

● 残缺门

上、中、下册

● 铁剑红粉

上、下册







乐窝下的车，是不是住在那儿，兄弟就知道了，不过她丈夫姓齐，是个教书先生，您到那问问有没有姓齐的教书先生，就知道漪红姑娘是不是住在那儿了。”

地方有了，人也有了，不怕找不到了。

萧如峰谢了一声，要走。

帐房会做生意，上前便是一句：“您要不要坐小号的车。”

萧如峰笑了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，麻烦给我套辆车，越快越好。”

“小孟尝”总是这么个人，能过得去的，总是会让他过去。

车行不怎么样，手脚倒挺利索，没多大工夫，一辆高蓬单套马车从后头到了门口，赶车的就是那汉子。

萧如峰心里急，二话没说，跳上车就走了。

洛阳是中国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，历为东周，北魏，西晋，魏，隋以及后唐七朝建都之地。

“安乐窝”是洛阳郊外著名的古迹，在“天津桥”正面，为大儒邵康节的故里，筑有祠堂，此祠堂原为五代时安番琦故宅，宋嘉佑年间邵康节居之，遂名“安乐窝”。全村多邵氏后裔子孙，以邵姓为大户，邵康节为易学大家，在河南辉县也筑有“安乐窝”。

萧如峰在安乐窝西下了车，付了车费，那汉子赶着车掉头就走了。

一夜折腾，这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

萧如峰抬眼看去，只见一个石坊矗立眼前，横额上宋儒谥康节邵夫子故居，石柱上有一副对联，句采自邵先生名著

“攀壤集”。

“凤凰楼下消遥客，

邯郸城中自在人。”

再往村里看，全村百来户，家家户户关着门，静悄悄的，可是乡居人有惯早起，家家户户屋顶上已冒起了炊烟。

萧如峰端详了一阵之后，举步往村里走去。

没走多远便碰见了一位荷锄的庄稼汉，萧如峰拦住了他，上前一抱拳，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是外地来的，打听个人。”

别小看了庄稼汉，住在“安乐窝”的人，个个知书达礼。

那庄稼汉，放下锄头拱拱手道：“好说，尊驾问的是——”

萧如峰道：“我找位姓齐的先生，齐先生在贵处教书。”

那庄稼汉目光一凝，道：“尊驾找齐先生是——”

萧如峰道：“我是齐先生的朋友，特地来看看他。”

那庄稼汉打量了萧如峰一眼，道：“尊驾跟我来。”

他拿起锄头向左走去。

萧如峰赶上一步，道：“不敢烦劳，请告诉我——”

那庄稼汉道：“齐先生的住处好找，我是顺路。”

萧如峰道：“既然这样，我就谢谢了。”

两个人往前走，萧如峰不由地打量了庄稼汉两眼。

他头顶笠帽，脚穿草鞋，身上穿的是套粗布裤褂，虽然有几处补钉，可是很干净，布都洗白了。

他个子跟萧如峰差不多，也有一副修长的好身材，人不算壮，可是挺结实，肤色黑黑的，那是田里晒的，也足见多

年辛劳。

那张脸，显得有点清瘦，浓浓的眉，大大的眼，挺直的鼻梁，方方的嘴，人显得很刚毅，也带着点书卷秀气，萧如峰只觉得他不应该是个凭劳力靠双手换取一家饱暖的庄稼汉。

心念转动间，庄稼汉忽然停了步，道：“到了，这就是齐先生的家。”

萧如峰放眼望去，只见眼前几棵垂柳，一圈竹篱，茅屋一明两暗，寂静与幽雅，柴扉掩着，两扇门开着，只是看不见一个人，也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萧如峰心里想，漪红能嫁这么一个读书人，能住到这么一个地方来，的确有福气，也的确不该给她添任何麻烦。

心念转动间，庄稼汉把锄头靠在竹篱上，摘下头上笠帽道：“尊驾请进来坐吧，我先行带路了。”

径直推开两扇柴门走了进去。

萧如峰没多想，只认为这位齐先生十分好客，人也随和，所以邻居们到了他这儿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，当即一声“有劳”，迈步跟了进去。

进了屋，庄稼汉让萧如峰坐下，然后在长桌茶壶里倒了一杯凉茶端了过来，道：“乡居人家，无以待客，淡茶一杯聊表心意，尊驾别以待慢见责。”

谈吐不只是不俗，简直儒雅，萧如峰一边接茶，一面不由诧异地看了他一眼。

庄稼汉坐了下来，接着说道：“我就是齐某人，尊驾有何

见教？”

萧如峰为之一怔，弄了半天，眼前就是要找的人，这位齐先生也真沉得住气，一直进了家门才明说。

萧如峰定了定神，抱拳说道：“原来阁下就是齐先生，失敬。”

庄稼汉欠身答了一礼，笑道：“好好，尊驾并不认识齐某人。”

萧如峰道：“素昧平生，缘慳一面，唐突冒昧之处还望先生海涵。”

庄稼汉淡然说道：“岂敢，尊驾到这穷乡僻野找我齐某人，不知有什么见教？”

萧如峰道：“不瞒先生说，我是来寻访尊夫人的。”

庄稼汉轻轻“哦”了一声。

萧如峰接着说道：“我先到开封，听一位怡红姑娘说尊夫人已离开了开封，并且告诉我到汴梁车行可以打听尊夫人的去处。”

庄稼汉截口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尊驾在汴梁车行打听于我夫妇的住处，我刚才间听到车声来而复去，尊驾恐怕还是坐汴梁车行的车来的。”

萧如峰道：“是的，我一下车就碰见了先生。”

“真巧。”庄稼汉笑了笑，笑得很轻淡，道：“尊驾是拙荆的旧识。”

萧如峰懂得他的意思，当即摇头说道：“不，我跟尊夫人也是素昧平生，缘慳一面。这次冒昧前来拜访，为向尊夫人

请教一件事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庄稼汉道：“但不知道尊驾要问什么？”

萧如峰拿出了那个五彩绣球，道：“先生应该知道这是什么？”

那庄稼汉泰然安详，微一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尊驾既说跟拙荆素昧平生，这应该不是尊驾的东西。”

庄稼汉长得好，也有一份超人气度，洒脱意味，萧如峰原就对他有几分好感，如今一见他那泰然安详神色明白地显出来，他又有一份常人难及的胸襟，不禁又对他增加了几分好感，满含钦佩地看了他一眼道：“先生说的是，这确不是我的东西。不瞒先生，这是从一个江湖匪类身上掉下来的，他牵涉于一个劫年掳朝廷命官，嫁祸他人的要案。为了追查这江湖匪类党羽以及他们的下落，所以我不揣冒昧跑来请教尊夫人——”

庄稼汉道：“尊驾何不追问那个人。”

萧如峰道：“那个人已经死了，死后才从他身上掉下这个绣球。”

庄稼汉没说话，沉默了半晌才道：“尊驾说的怡红姑娘告诉尊驾这条线索。”

萧如峰道“是的。”

庄稼汉道：“我不在乎拙荆的过去，事实上在我结识的当初，我也知道她是干什么的。在我心目中拙荆是个少见的奇女，难得的才女，我对她只有敬爱，可是我不希望她在接触在过去的任何事物，也就是说我不愿意认识的任何一个人，来

打扰我夫妇的宁静生活。这条线索要确是怡红姑娘告诉尊驾的，我夫妇当日受过怡红的恩惠，自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尊驾是不是有怡红的任何信物，足以证明尊驾确是从怡红姑娘那儿来的。”

萧如峰一听这话，暗暗皱了眉，刚要摇头，忽然想起了怡红给他的那个七彩绣球，当即从怀中取出，道：“我跟怡红姑娘道义之交，这是她送给我的，不知能不能当作她的信物？”

庄稼汉两眼猛睁，一点头道：“这七彩绣球我认得，尊驾既拥有此物，足以证明是怡红的须眉知己，请尊驾收好此物，我这就请拙荆去。”

萧如峰松了一口气，当即把那个七彩绣球又藏入怀中。

庄稼汉站起来要走，但忽然又停步问道：“对了，我还没请教——”

“不敢，”萧如峰微一欠身道：“萧如峰。”

庄稼汉两眼又上猛地一睁，道：“名满天下的‘小孟尝’，文武双全，人名盖世，琴、棋、书、画、诗、酒、花七世傲夸当世的‘长白世家’萧三少？”

萧如峰暗暗一怔站了起来，道：“不敢当，先生恐怕不只是个读书人！”

庄稼汉像没听见一样，道：“三少刚才说那个人，牵涉到一件劫掠朝廷命官，嫁祸他人的案，但不知他们劫掠的是——”

萧如峰道：“新任河南巡抚赵德正大人。”

庄稼汉脸然为之一变，道：“那么他们又是嫁祸给——。”

萧如峰道：“我的几位长辈，‘大名’高家车行主几兄弟。”

庄稼汉目光一凝，道：“三少可否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说给我听听。”

既来求人，何须瞒人，也没办法瞒人。萧如峰当即把那班人劫掠赵大人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

静静听毕，庄稼汉脸色一片肃穆，道：“三少请坐坐，我这就请拙荆去。”

他转身掀帘进了东边那间屋。

漪红姑娘既在这间小屋里刚才的话应该听得一清二楚，也应该马上就出来了，所以萧如峰并没有马上坐下去。

望着那里掀起又垂下的布帘，心里在想，他觉得这位齐先生不同于一般人，也不同于一般读书人，他的胸襟，他的气度，都非常人可及，布茅蔬淡，务农教书为生，充分显示出他的淳厚朴实。

他简直觉得这位齐先生有点怪，可是一时又说不出这位齐先生怪在哪里。

最后他下了个为此不会太远的结论，这位齐先生应该是位读书又学武的人物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他发觉齐先生跟他那位夫人漪红姑娘还没出来。这么一间小屋里叫人出来，何用这么久？根本也就用不着进去，叫一声不就行了么？

心中疑念刚起，忽听屋里传出了一声轻微声响，听起来像是砰地一声，接着就听步履声响动，有人走了出来。

萧如峰心想出来了。

果然不错，布帘掀起，庄稼汉扶着个衣着朴素的少妇走了出来，这个少妇看得萧如峰先是一怔，继是心头一震。

这少妇惨白的一张脸，没有一丝儿血色，白里还泛着一丝儿青。

她看上去胖胖的，仔细一看那不是胖而是浮肿，能看见的肌肤都肿得透了明，里头跟包了水似的，一碰就破！

乍看，她有点吓人，可是多看两眼就能发现，她原是个清丽绝伦的女儿家，惨白的脸色跟浮肿并没有完全掩去她当日的美姿丽质。

她，显然软弱无力，庄稼汉扶着她，她有点举步艰难。

出了屋，她冲萧如峰浅浅施了一礼：“我夫妇久仰三少‘小孟尝’侠名，没想到此时此地能见着三少，足慰生平了。”

萧如峰忙答一礼，道：“先生，尊夫人这是——”

庄稼汉眉宇间掠过一片阴云，道：“毒，一种苗疆的慢性恶毒，要不了命，可是要忍受它的折磨。”

萧如峰惊声说道：“尊夫人怎么会中了这种毒？”

那少妇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三少请坐，容我夫妇慢慢奉告，恕我失礼先坐了。”

庄稼汉小心翼翼地扶着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，自己就站在她身边，准备随时照顾她。

这又充分显示出他的温柔体贴与感人的深情。

萧如峰暗暗好生感动，谢了一声，坐了下去。

他坐定，她仰头看了庄稼汉一眼，道：“玉飞，还是你告诉萧三少吧。”

庄稼汉齐玉飞上前一步伸出手道：“请三少把那个七彩绣球再拿给我看看。”

萧如峰有点诧异，可是他并没有问原因，当即探怀取出那个七彩绣球递了过去。

齐玉飞接过绣球来就把它扔在了地上，然后探怀取出两样东西，那是一个小铜铃跟一个小铁锤子，他道：“三少请看看地上这个绣球。”

萧如峰心里又增加了三分诧异，可是他仍没问，当即转眼下看，把一双目光投注在那个绣球上。

齐玉飞用小锤子在那个铜铃上敲了三下，铜铃发出三声清脆悦耳的叮叮叮。

三声铃响过后，地上那个绣球出了奇事。

绣球破了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咬破的，旋即从绣球里蠕动钻出其色碧绿的怪虫来。

萧如峰看直了眼，心头一连震动了好几下。

齐玉飞上前一脚踩下，绣球扁了，那条怪虫也变成了一点绿水，可是马上这点绿水就变成黑水，乌黑黑的。

萧如峰似大梦初醒，霍地抬眼问道：“齐先生，这……，这是……？”

齐玉飞缓缓说道：“这是苗疆的害人毒玩艺，但不是蛊，而是一种由人饲养的毒虫，我不知它叫什么，可是我知道它其毒无比，只被它咬上一口，不出半个时辰就会变成跟拙荆一样，苗疆是个神秘地方，这玩艺儿也神奇得不可思议，平素把这绣球藏在身上安全无事，这怪虫不吃不喝就跟死了一

样，可是一听见这独特铃声，它就会马上破球而出，要是在三少没拿出这个绣球之前我就敲了铃，那后来——”

萧如峰不由为之机伶一颤，道：“齐先生，这，这是为什么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齐玉飞道：“拙荆在开封的时候结识了三少刚才所说的秦德仪。秦德仪此人颇具才气，因之跟拙荆谈得相当投机，也就因为这两人投机，拙荆一半只是为了好玩，另一半敢表示许被赐绣球的人为知己，他们知道秦德仪身上带着这个五彩绣球，也知道秦德仪被抓住后这个绣球必然会被别人发现，那发现这个绣球的人也一定会到开封来找拙荆打听，他们也料定来的人必是他们对头敌人，所以他们逼走我夫妇，同时在拙荆身上下了毒，逼我夫妇害那前来寻找拙荆之人，结果不出他们所料，萧三少来了——”

萧如峰听得心神连震，道：“这么说那个怡红跟汴梁车行——”

齐玉飞道：“都是他们的党羽。”

萧如峰双眉一扬，道：“他们既有心害那前来寻尊夫人打听事情的人，他怎不就在开封下手？”

齐玉飞道：“这一着布置是不是会让三少不疑有他？”

萧如峰心头又是一震，他不能不承认，这确是一着不露破绽的巧妙布置，很高明的一步棋，他道：“那么贤夫妇为什么不加害萧如峰——”

齐玉飞道：“我夫妇不愿也不敢加害侠名天下的‘小孟尝’，尤其三少是为了营救朝廷柱石民之青天的赵大人，我夫

妇也不能，不敢让赵大人长沦贼手。”

萧如峰道：“可是他们掌握着尊夫人的性命……”

齐玉飞很快掠过一丝黯然之色，道：“只为赵大人，为侠名满天下的‘小孟尝’，拙荆愿意牺牲她的生命，她认为值得，而且深感万幸。”

萧如峰霍地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先生，怎能为了我而害了尊夫人——”

齐玉飞道：“三少都能为赵大人奔波冒险，我夫妇又为何不能为赵大人尽一已之心力。”

萧如峰道：“只是贤夫妇这牺牲太大了……”

齐玉飞摇头说道：“三少不必再说什么了，事不宜迟，迟恐有变，要问那斑人的下落，只有那个化名怡红的女人能给三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三少还是赶快折回开封找她去吧。”

萧如峰心里好不难受，头一低缓缓道：“贤夫妇不该让萧如峰负这么大的债，大恩不敢言谢了……”

猛然抬头说道：“是不是非有他们的解药才能去夫人所中之毒。”

齐玉飞：“是这样，只是三少不必……”

萧如峰倏然一笑截口说道：“我不能背这个债一辈子，我总得把它还了，贤夫妇放心，我一定尽快把解药送到这来。”

齐玉飞道：“三少，赵大人为重。”

萧如峰：“这两件事等于是一件事，只是我走了之后……”

齐玉飞道：“三少放心，我夫妇房里有个地窖，我出门的